

凭窗读史

# 那一夜，外滩公园唱响《义勇军进行曲》

1937年7月9日，星期五。媒体刊登的天气信息显示，那是一个炎热的多云天，最高气温逼近37摄氏度。那天，距离卢沟桥事变刚过去两天。

上海中外文大小报不约而同地在头版放送着中日开战的新闻。战争阴云压迫下，这天夜晚，中国第一座公共园林——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里，一阵阵激昂的高歌回荡苍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歌声，缘何而来？

1937年7月9日，《大公报》第16版刊出启事：“今晚九时，如天气适宜，工部局管弦乐队在外滩公园举行铜乐演奏。听众免费入场，惟欲租用特备之座椅者，每人纳费二角。”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租界工部局管弦乐队已明确乐队立队使命之一为“在市政公园与花园内公开表演”。因此，之前该乐队曾连续多年筹划夏季开放音乐活动，广受乐迷及普通听众的好评。其中，不少夏季开放音乐活动是在老上海各公园内露天举行的。譬如1934年8月，每逢银行休假日，乐队便会在当天17时至18时30分在兆丰公园开演。

据1937年6月29日《大陆报》消息，当年的“上海露天音乐季”将于7月1日盛大开启。其间，上海租界工部局管弦乐队将轮流在杰西菲尔德公园（今中山公园）、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三处为民众献上露天音乐会。同一天出版的《字林西报》登载了演奏曲目。依照主办方预案，包括《蓝色的玛祖卡》《波希米亚人》选段等9首经典曲目将在外滩公园奏响。由此观之，7月9日晚外滩公园上演的露天音乐会，无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外滩公园。（资料图片）

▲外滩公园音乐亭内进行的音乐会。（资料图片）

从组织形式抑或选奏曲目方面看，其实都是一场常规活动。然而，两天前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注定让1937年7月9日的夜晚难以平静。

当天，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8家单位联名发表《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为卢沟桥事件宣言》，疾呼“最近华北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这局面直到昨晨敌人在卢沟桥挑畔事件发生，可以说已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了！”同样是在这一天，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请缨抗日，宣誓：“请投奔为抗日先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是夜，上海租界工部局管弦

乐队那场普通的音乐会准时奏响。启幕不久后，演出场地周边忽然响起了气势磅礴的《义勇军进行曲》合唱，歌声由低渐高，继而盖过了乐手的吹奏。

当年7月23日出版的《星华》杂志刊登了见证人“木吉公”（化名）撰写的回忆《救亡的歌声震动每个人的心能》。文章回顾：“‘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阵勇壮的歌声，很激烈地在草地上响了起来。我……不由自主地向着歌唱发声处前进。到了目的地，只见十数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分为二团，在草地上高唱着救亡的歌曲……他们把《义

勇军进行曲》唱完后，接着唱了一支《打回老家去》……不意引起了一行西捕的注目……那位西捕先生，经过旁观者一度解释后，也不制止地去了……伟大的歌声继续，观众们愈聚愈多……”

假若放在和平年代，高唱歌曲打搅音乐会的确实礼。但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爱国青年在外滩公园传唱爱国歌曲的行动其实是“一曲惊醒梦中人”。

二

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内，一份编号为“D-7999”的卷宗详细记录了

巡捕房处置1937年7月9日外滩公园歌声事件的始末。

档案披露，7月9日夜共有20名左右唱歌群众被巡捕房控制，分批带上了两辆警车。在经过所谓“当场教育”后，态度相对温和的被捕群众得到释放，7人则被带回巡捕房接受进一步审查。

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毛忠康不过25岁，最小的江永如仅16岁。他们当中有打杂谋生的店小二，有囊中羞涩的穷学生，有跑前跑后求温饱的学徒，没有一位锦衣玉食者。

正是这群生活不那么“理想”的理想者，用救国歌声对抗

亡国前夜的靡靡之音，击碎了部分人得过且过、自我麻醉的幻梦。他们有的来自宁波、苏州，有的来自广州等更远的地方，在黄浦江畔一道唱响了中国青年救亡图存的时代心声。

令笔者颇为动容的，是7月11日《新闻报》报道，9日晚11时，外滩公园游人散尽，突然间公园附近的黄浦江面上又响起了嘹亮的《打回老家去》歌声。经查，原来是“青年乘小艇在靠近公园处高歌”。7月18日《社会日报》编辑解释：“那天晚上黄浦江心里的歌声，是逃走的一部分朋友雇了船重新在船上唱的。”

三

这7名青年入狱后，舆论哗然。

《绥远西北日报》驻上海记者于7月10日0时54分发出急电：“外滩公园，9日晚有群众高唱救国歌，巡捕房派警备车捕去青年六人。”其所获数据虽不准确，但单是“深夜急电”这一条，就足见记者与该报对外滩公园一事的高度重视。随后几日内，诸多正义媒体相继声讨巡捕房，有的还痛斥“租界欺人太甚”，形容此事是“救亡有罪，唱歌被捕，上海外滩公园一幕悲愤剧”。

或是迫于舆论燃眉的压力，又或因中日战事星火燎原让租界方面嗅到了狼烟，巡捕房最终淡化处理，分批次释放了被捕的7名青年，未抓捕档案所载计划那般提起诉讼。7月23日出版的《电声》杂志交代了青年们的后续：“十几个人里，有一两个立即即放出，第二天，其他几个也放了出来，拘在那里的，仅二三人，但是到现在，也释放了。”

值得注意的是，1937年7月9日外滩公园主要歌者同出一校。

1937年7月12日《东方日报》新闻披露：“外滩公园唱救亡歌曲之青年十余人被捕事，已

引起多方注意。闻此次被捕青年，均系量才补习学校学生。”量才补习学校，是近代上海传媒大亨史量才依托《申报》于1933年设立的成人教育机构。该校自创办之日起，便由李公朴亲自掌舵，很快便成为当时上海重要的平民教育、新思想传播基地。

四

几天后的7月17日，在聂耳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上海爱国人士以《义勇军进行曲》作大会结尾歌。《电声周刊》激情描绘：“末了是台上台下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一连地唱了三遍，高壮的歌声，也许会使在场窃听的敌人打战！”

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出狱时，与前来迎接的挥舞着旗帜的爱国人士一同高歌《义勇军进行曲》。《立报》记者对这一幕记忆犹深，以“七先生出狱时曾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为题发布新闻。

“七君子”出狱之际，抗战宣传氛围转变。公共租界工部局文件显示，1937年8月“解封”后，上海的抗日救国歌曲宣传活动蓬勃发展。

1937年10月6日，租界内广播电台先后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热血》《救国军歌》《一日贡献国家去》《五月的鲜花》《保卫中华》《打狼歌》《冲锋歌》《抗敌歌》《打回老家去》等主题鲜明的歌曲。11月13日，稚鸣社广播在当天播送了《长城谣》《救国歌》《杯盏高歌》《大家一条心》《中国少年》《凯旋》《暮寒衣》《新渔光曲》《凯歌》等11首救国歌曲，基本覆盖了整个黄金时段的音乐刊物。

11月14日，上海《社会日报》感言：《义勇军进行曲》“应该说是近一年来，最深人民间的一支歌曲”。

邹轶轲

## 他是丁丁的好友，他是“中国的罗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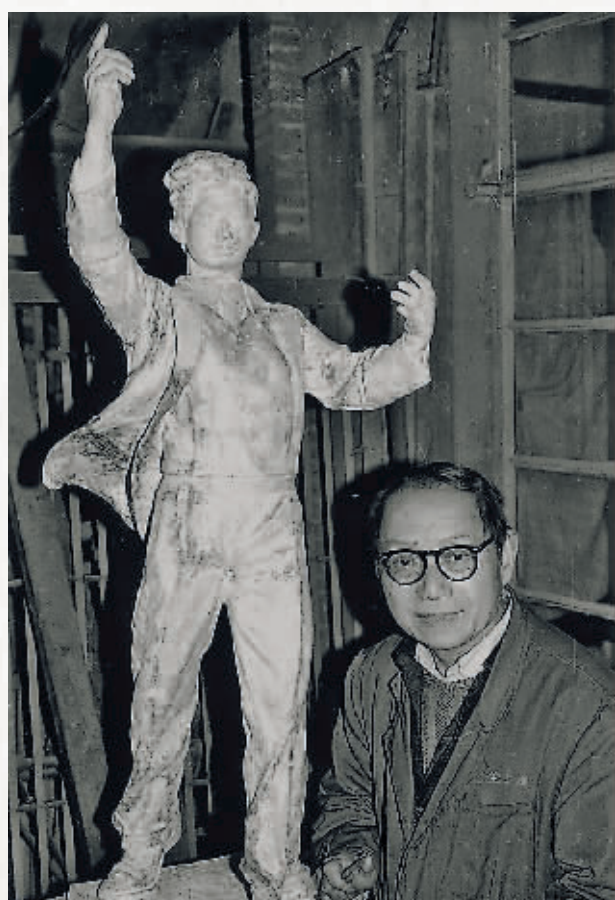
全球最大规模的丁丁主题展“丁丁与埃尔热”正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深受老少观众的喜爱。

《丁丁历险记》第五部《蓝莲花》让“中国张”这一人物在欧洲家喻户晓，他的原型就是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奠基人之一张充仁。他曾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却又一度被遗忘在时间中。

丁丁与“中国张”

1929年1月10日，连环画《丁丁历险记》在比利时的一份报纸上连载。主人公丁丁是一位年轻的记者，前额上方翘起的一缕金黄色头发是其标志性形象。充满着冒险精神和正义感的他，带着小狗米卢一起到世界各国历险。这一同情弱小、热爱和平的形象深受全世界读者的喜爱。《丁丁历险记》曾被译成七十余种文字，迄今已售出超过3亿册。

“丁丁之父”埃尔热原名乔治·雷米，是一位着迷于远古及原始文明的连环画家。在写完前四个冒险故事后，他笔下的丁丁来到中国，在“中国张”的帮助



中国雕塑家张充仁。（资料图片）

下，成功粉碎了一个国际鸦片走私团伙的阴谋。这位“中国张”的原型就是中国雕塑家张充仁，他是《丁丁历险记》中唯一真实的人物。

来自中国的张充仁是如何走进比利时画家埃尔热的连环画里的呢？

1907年，张充仁出生于上海徐家汇，祖籍七宝镇。4岁半那年，他的母亲去世，父亲将其送到土山湾孤儿院寄养。14岁时，张充仁进入土山湾印书馆学习摄影和制版。在马相伯的帮助和影响下，他开始学习书法和古典

文学。19岁起，他正式学习油画。年轻的张充仁在电影制片厂当过绘景工，也在《时报》馆当过画刊编辑。

1931年，24岁的张充仁赴比利时留学。他先是考入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油画高级班，翌年转入皇家美术学院雕塑高级班。当时，在雕塑班执教的有雕塑大师罗丹的传人马松教授，张充仁十分崇拜罗丹，悉心向马松教授学习雕塑手法，从而获得了罗丹的艺术真传。有一天，教授以“挂念”为题请同学们创作，张充仁创作了雕塑处女作《渔夫之

妻》，寄托对祖国的思念。

张充仁与埃尔热相识时，埃尔热正准备创作《丁丁历险记》的第五部。两人年龄相仿，从小都爱好绘画，又都在报社工作过，相似的经历与共同的爱好使他们很快成了好友。

埃尔热向张充仁坦言，自己打算让丁丁到中国去游历，但他找不到关于中国的最新图像和文字资料。在当时的大部分欧洲民众眼中，中国人是野蛮好斗的，男人留着长辫子，女人缠着小脚。张充仁告诉埃尔热：“我会把当前中国发生的和我所知道的、想到的事，一桩桩讲给你听。”此时的他感到一种沉重的责任感，他在日记中写道：“要让全世界知道真正的中国，这可比我学美术更重要。”

张充仁和埃尔热相约，每周六下午一起工作，他对埃尔热详细地讲述中国的历史和风俗、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并讲起了中国受到日本侵略后的处境，引导埃尔热去了解和发现真实的中国。两人商量好，由埃尔热编好故事给张充仁过目，修改后由埃尔热起草铅笔画稿，再交给张充仁修饰。张充仁建议，最好采用一些中国绘画技法，为此他送了一本《芥子园画谱》给埃尔热，教他用毛笔来勾画线条。埃尔热曾再三提出，要和张充仁一起署名，但张充仁坚持不署自己的名字。

在这部名为《蓝莲花》的连环画中，埃尔热将张充仁化身为“中国张”，成为丁丁在中国的患难之交。《蓝莲花》发表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欧美不少报纸都进行了转载。

两位老人像孩子般哭了

当年，在赴欧洲留学的途中，当船驶入印度洋时，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张充仁独自站在船

头，向东看，祖国已望不见；向西看，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拭干了不知不觉间流下的泪水，告诉自己，唯一能报效祖国的方式就是早日学成归国。

1935年，张充仁婉拒了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挽留其加入比利时籍的邀请，毅然踏上了回国之路。此时的他已凭借毕业雕塑《玛特兰纳》一举成名，获得毕业考试人体雕塑第一名、雕塑构图第一名，并收获了布鲁塞尔市政府的金质奖章。比利时为迎接世博会的召开，决定在著名的百年宫屋顶上修建4座古希腊风格的雕塑，张充仁单独负责雕塑一尊高达4米的马修巨像。这是中国雕塑家留在欧洲的第一件城市雕塑，在世界雕塑史上书写了精彩，也为中国人赢得了荣耀。

回国后，张充仁与徐悲鸿、汪亚尘、颜文樑、朱屹瞻、周碧初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艺术团体“默社”，意为“沉着忍耐，实际工作，不尚空谈”。不久后，“张充仁归国展览会”轰动沪上。蔡元培题词：“精心果力。”徐悲鸿题词：“后起之秀，希望无穷。”刘海粟题词：“充仁兄能在大理石上表现人类的苦闷、在颜色里表现大自然的秘密。”张充仁将自己对生命的热爱、对正义的渴求糅进了泥土，铸入了青铜，不仅创作出《恋爱与责任》《清溪》等名作，还为引进欧洲写实雕塑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先后为马相伯、齐白石、于右任、司徒雷登等人塑像，齐白石称赞其为“泥塑之神手”。

新中国成立后，张充仁满怀激情地制作了一尊名为《解放》的雕塑：一位青年男子用力挣脱捆绑在身上的绳索，身上蕴含着罗丹式的力与美，表达了艺术家对新中国的期望。晚年时，他为

邓小平、茅盾、巴金、吴湖帆等人塑像，并担任上海油画雕塑院名誉院长。

1981年，74岁的张充仁重返比利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埃尔热就与张充仁失去了联系，他走遍了布鲁塞尔所有的中国餐厅，问遍了所有能够遇到的中国人，可始终没有张充仁的消息。为了寄托思念，他拿起画笔创作了《丁丁在西藏》，讲述了丁丁去西藏寻找“中国张”的故事。

时隔46年，当张充仁在布鲁塞尔机场见到前来迎接的埃尔热时，两人紧紧拥抱，久久说不出话来，两位老人像孩子般哭了，当地的电视台用摄像机记录下了这感人的一幕。当天晚上，比利时国家电视台还举办了一场专题电视晚会，回忆两人当年的合作，欧洲再一次掀起了“张充仁热”。得知埃尔热已身患白血病，张充仁特意为其做了一座雕塑。

他为上海留下了《起来》

现代中国雕塑界曾有“北刘南张”之说。“北刘”即雕塑家刘开渠，他组织并领导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创作。“南张”即张充仁，他的雕塑可谓神形兼备。然而，当人们翻阅现代雕塑史时，发现曾经名震欧洲的张充仁并不被许多中国人所熟知。

艺术评论家、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副馆长傅军告诉记者，雕塑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纪念性雕塑或室外的城市雕塑，另一类则是放置在室内雕塑展台上的架上雕塑。架上雕塑的杰出代表就是法国雕塑大师罗丹。张充仁作为罗丹的再传弟子，深受罗丹的影响，在雕塑时，追求形似与神似的统一，用手法代替笔触，将

雕塑表现得如同油画一样厚实，如中国水墨画一样淋漓流畅。

“张充仁先生为许多名流做过面对面的现场写生雕塑，这种过硬的本领和精湛的技艺在中国近现代雕塑史上是少见的。然而，他的成名作比如《恋爱与责任》等都是架上雕塑，难以走向公共空间，客观上限制了其对于大众的影响力。”

事实上，张充仁也曾参与过城市雕塑。1950年，他曾应征上海人民英雄纪念碑塔设计图样，他与赵深、陈植合作的设计获第二名。1951年，因塔址变更，他又参加了重新举办的上海人民英雄纪念碑塔征稿，获第一名。此后，他参与的群雕《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中华人民共和国》雕塑群像成，石膏正稿交审。可惜的是，这些作品最终并没有正式问世。

1992年，已经定居法国的张充仁应邀回到故乡上海制作了聂耳像《起来》，这座位于淮海路、复兴路路口街心花园的雕塑成为这位雕塑家留给上海的唯一的城市雕塑。

傅军告诉记者，张充仁不仅是一位优秀的雕塑家、画家，也是一位美术教育家。29岁那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私人绘画、雕塑教学工作室“充仁画室”。从1936年创办，到1966年被迫解散，在长达30年的时光里，他培养了诸如哈定等一批美术人才。据1947年出版的《美术年鉴》记载，“充仁画室”是民国时期历时最长、培养学生最多的私人画室。20世纪50年代，由于上海美专1952年的撤离，在上海一时没有高等美术院校的状况下，合肥路上的“充仁画室”与其他画室一起，共同承担起了为这座城市培养美术人才的重任，一定程度上扮演了高等美术院校的角色。

陈俊珺



《丁丁历险记》第五部《蓝莲花》封面。（资料图片）